

九條好漢憶屏檢

洪政和

(台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)

當過兵的人一定唱過這首歌『九條好漢在一班』，它的歌詞簡單，但卻很豪邁：九條好漢在一班，九條好漢在一班，說打就打，說幹就幹，哪怕流血流汗，哪怕流血流汗……。

回首十七年前（大概是民國82年吧），為了閃避花蓮地檢署的案牘勞形，自己請調到兩台灣的最後一站「屏東地檢署」，當時以為可以稍微歇口氣，沒想到卻誤入賊窩。

剛到時，老同學劉俊儀（27期）早已在此，同（29期）期的同學也有好幾個（好比廖椿堅、蔡虔霖、薛水生）。當時的司法風氣正處於新舊交替之秋，由於我們是期別最資淺的，所以期別較早的學長，偶爾會帶我們去與一些民間友人吃飯，交際情誼，但去了幾次之後，覺得這實在不是穿法袍的人應該做的勾當，同學交換意見之後，以後決定能避就避能閃則閃，此風不該讓它繼續流傳下去。

等到我們成了屏東地檢署的主力之後，民間友人就再也找不到可以排憂解困的司法官朋友了。今天來看這雖然是小事，但在當時這可是很大的改變，數十年的積弊，一夕之間不見，尤其是來自基層的自發性改變。

不久，30期、31期的學弟到來，例如賴慶祥和人稱「石頭」的何克昌、唐先恆、莊啟勝等人跟著加入行列，在不知不覺中，屏東地檢署好像成了一個各方好漢嘯聚的梁山泊。

且說當年仍是國民黨主政時代，黑金是極度囂張、猖狂的時代，社會秩序也是最敗壞的時候，當時人只要有錢有權，沒有什麼不敢搞的，所以出了一個

舉國知名的議長鄭太吉，此君極盛之時行情好到黑白兩道無人敢惹，連當街槍殺人，警察也不敢碰。但是他運氣真衰，遇到一個不畏虎的蔡虔霖，先收押、找人測謊，一連串蒐證下，下了牢，最後三審確定，槍斃掉。

之後有兩幫人都想爭取議會議長寶座，各方都據有一個金融機構作為挖錢買票的錢庫，但有兩個檢察官看不下去，各自認領一個對象，追查他們的錢路，把冒貸、超貸的暗盤全給揪出來，弄到兩邊都掏不出錢買票，甚至官司纏身連累全家。

還有幾個中央級的民代和御史大夫，經營大規模的電動賭場以及大家樂簽賭站，這時檢察官除了微服出面蒐證外，還聚資讓警察到賭場裡作細探。以電動賭場為例，先請警察搞清換錢模式後，抓幾個賭客做指認筆錄，累積一定數量人證可以說服法官後，接著就大搜索，十幾個檢察官同時出門搜索，鎖定店內監視器機房，找出換錢的錄影帶鏡頭後，就下手抓，幾家據稱投資數千萬之「柏青哥」店立即收攤，而檢察官由半夜忙到天亮，搞定後接著又要上班，那時不僅在屏東抓，還越過高屏溪，跑到鳳山、高雄抓，頃時之間電玩店破產者不少，業者大失血之際，竟派人暗地偷拍檢察官的玉照，公布各家電動賭場內供職員辨認，形同通緝。至於弄「大家樂簽賭站」則更好玩，先是利用已抓到的簽賭站證物，分析其電話及傳真的號碼，調取匯款交易往來資料，比對之後，列出簽賭站之電話和傳真機號碼清單，再派人到裝機處察看位置是否正

確，鑑別的方法就看牆壁上所裝置的電話線盒數量有無異常，比方一戶人家裝上十個或更多個，那就篤定有了，等到夜晚到來，就開搜索票自己帶隊搜索。當時一星期開獎二次，所以一星期可以抓兩場，百發百中（抓到的傳真機、電話十台以上者比比皆是）。有一回更誇張，抓到一個簽賭站後，某中央民意代表竟找縣警察局長出面拜託，表示願意認罪，只要把簽單資料還給他們或借他們影印就好。結果碰到「石頭」何克昌，回以犯罪證物當然不能出借而拒絕掉，聽說光是那一期大家樂，簽中者拿著簽單去找組頭領錢，沒簽中者，因為組頭沒有簽單，找不到人收錢，結果虧了上億元。彼時候毒品、槍械也是到了滿地都是的地步，小角色抓不勝抓，最好的辦法就是將走私源頭斷掉，蒐證監聽都是長時間的，半年一年是常有的事，當時福星廖榕堅、賴慶祥時常動不動就偵破上百公斤的毒品、數量甚多的槍械，讓這些害人的東西減少流入島內作怪。

抓環保、抓盜墾也是當時的大盛事，記得唐先恆為了取締高屏溪污染源，率警帶著麻布袋，到河床裡抓鴨子，整場數千隻鴨子一個早上全部清潔溜溜。保護野生動物伯勞鳥更是好玩，先透過報紙宣導取締，抓到一隻伯勞鳥，就交保一萬元，但是言者諄諄，聽者藐藐，後來幾個倒楣鬼被抓到後，以為只是宣傳不會當真，不意問完筆錄，宣布交保金額就真的照所查獲的伯勞屍體數量乘上一萬元，記得最高紀錄曾有人交保一百萬元，而交保數十萬元者也



有好幾個，事情經報紙張揚後，頓時之間楓港橋頭賣烤鳥者，聽說再也沒有供應伯勞鳥，而是小雞。

另外濫墾在當時也是無法無天到了無政府地步，許多民意代表藉者議會保護傘的庇蔭，大玩一筆土地撥三層皮的買賣，原來先以賤價購買不值錢的農地，接著靠議員的惡勢力找金融機構（尤其農會信用部）貸借巨額款項，接著挖取農地裡的土石賣砂石場賺第二筆錢，挖完土石（有些面積比足球場大、深達十三層樓者多處），留下的窟窿，讓大高雄工業區的有毒廢棄物傾倒回填，每車收五百元，接著貸款就擺爛不付息，一塊地靠此模式大發利市，一時之間，屏東北區滿地坑洞，有毒水分滲透地下水層，要子子孫孫世世代代去承受，農會信用部也跟著擠兌，最後用全體納稅人的錢去填補。看到此慘狀，大家也是三更燈火、五更雞，聚首研究取締辦法，不斷施用刑事訴訟法之公權力蒐證查封押人，方才稍稍壓住此股邪風，並喚起中央政府之重視。

當時年輕氣盛體力尚佳，檢察官辦公室裡夜晚總是燈火通明，大家聚在泡茶桌邊，共同動腦找點子，有時竟至天明，平心說，若非當初那股傻勁，大家不計自己的利害得失（功獎、積案、考績等），出錢出力購買針孔錄影機交付警察蒐證，好像是辦自家的事情。一人有案，不消吩咐，其他人馬上加入幫忙，比辦自己的案子還賣力，自當檢察官以來，從沒這麼痛快過。

不過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這些黑金民意代表也不是省油的燈，鬥不過我

們，就透過政治系統告御狀，挾法務部來制衡我們。誠如某人所言，法院是國民黨開的，地檢署更不用談，於是法務部藉著積案過多為由，硬生生的將賴慶祥、廖樞堅強制調走，其他的兄弟也各有生涯規劃他調，完美的組合頓時為之瓦解。

如今已到知天命之年，回想在屏東地檢署那七年（82至89）間的革命情感，當時沒有人叫苦，沒人爭功，即便年年考績乙等也不在意，只知道社會哪裡有不平，就聚在一起群策群力，打群架，解決問題，情形跟九條好漢在一班的歌詞一樣，你說這樣的經歷，一生能有幾回呢？



紙圓精舍の鐘の聲、諸行無常の響きあり、
沙羅雙樹の花の色、盛者必衰の理を顯す、
暫れる人も久しからず、只春の夜の夢の如し、
猛き者も遂には滅びぬ、輪に風の前の塵に同じ、

紙圓精舍の鐘聲、有著諸行無常の響音、
娑羅雙樹の花之色彩、顯現著盛者必衰の道理、
奢侈浮華の人必不長久、宛如春夜裡の夢一般、
驕縱蠻橫の人終會滅亡、宛如風前之塵埃、

平家物語／宮尾登美子